

增訂

# 史記評林

四十一

特56

特56-3



\*1200600245187\*





明治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購求

類漢史  
屬正史  
冊九  
函六  
第〇四第

# 教育博

##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 鄺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按落魄者貧無家業也

王整曰此傳蓋出鄺生狂態

鄺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

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

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

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

貌也○晉灼曰落魄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

也○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薄

然縣中賢豪不敢

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

過高陽者數十人

正義曰徇畧也

鄺生問其將皆握齟

應劭

曰握齟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齟音

好苛禮

若促鄒氏音初角反韋昭云握齟小節也

鄺生陸賈列傳

參來官裁



唐順之曰馮酈生  
本自有生色  
按郊字見得未  
下陳留

楊循吉曰馮出酈  
生軒昂落落踈鹵  
之態使其但謂從  
騎士得見見而長  
揖言天下事豈復  
識有食其哉  
薛應旂曰史謂高  
祖嫚罵酈冠吾意  
當世所謂儒者不  
過竊儒之虛名冒  
儒之衣冠以自詭

異於當世而求寵  
庸者也不然智術  
如蕭張文學如隋  
陸亦儒之近似者  
耳而帝猶用之况  
進於此而肯辱待  
之乎

史言史言言本 卷之十一 一 介 夕 舍 一 非  
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  
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

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  
子適作沛公騎士

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  
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

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  
作紹介也正義曰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

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  
反溺乃弔反亦  
如字溲即  
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

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  
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

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案樂之  
云邊牀曰倨而見酈

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  
者僮僕之稱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  
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正義曰攝猶  
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

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  
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  
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



留宛委餘篇云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後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廣野君初未嘗封侯而其子亦始封高梁侯改封武遂風俗傳誤也

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曰令力征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曰數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數亦朔音朔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

楊慎曰此所以起酈說詞也天之天者大言也傳益傳其能得其口

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譴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四十有五里石



門之東北臨沂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

險正義曰即汜杜大行之道章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

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

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

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下本城作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

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

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

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

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

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

劉放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

楊慎曰當時楚強漢弱未必田橫不知之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栗方船而下兩語氣魄動入所謂天之福也

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

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

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

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

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

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

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

而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戰國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

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



註列斷漢書孟 註作刻斷

莫得用事為人刻印而不能授孟康曰列斷無復廉錡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列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列斷無圭角漢書作玩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茅坤曰酈生于此時只合以義止韓信兵倪思曰此數言益見酈生疎落不檢有志願成輕死生外身世之意漢書去之遂覺索然以終

凌約言曰曲周侯傳具前今以封功臣思食其故而先引商功起之有情

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不敘齊王事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武遂屬河間駟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正義曰年表云卒子勃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



唐順之曰此傳有寫生意態劉辰翁曰賈比他說士最情實温厚

楊慎曰從親戚兄弟墳墓說至掘燒及夷族情已迫切至言越殺王降漢新造未集二句利

而漢書云更食武陽當弃市病歿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

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

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尉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

越王陸生至尉他頭結服虔曰雕音推今兵士推

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索

其雕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

今他同其風俗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也索隱曰趙地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害甚明語不多而感動至矣

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衡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

不相避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立

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

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

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按新造未集二句應上區區之越二句掘燒王先人二句應上親戚昆弟墳墓一句使一偏將三句應上禍且及身句恐動他



處正在此

茅坤曰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澹宕耳

地言史記語林 卷九十七

佗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謝陸

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

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

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紆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

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

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

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遠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

也如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陳沂曰尉他意折而語猶倔強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遠字遠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而索隱引顏說謬甚

按師古云無底曰囊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囊謂行故曰囊中裝

康海曰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斥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于大冬學者益未可輕視之也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索隱曰囊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囊小

曰囊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謂以寶物裝裏以入囊囊也他送亦千金蘇林

囊中物故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

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

會丁巳已平木

卷九十七 獻生陸賈列傳 七

參來官載



劉辰翁曰左右呼  
萬歲幸其回心向  
道也今人豈復有  
此

唐順之曰陸生恣  
意放遊為終老計  
示諸呂以不足忘

揚慎曰此等事在  
他人若不必書然  
首尾不滿百字而  
陸生智謀口語情  
性日用人情世態  
如見其家庭問其  
委曲  
朱翌曰史遷傳陸  
賈語其子以所歿  
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說者謂賈所  
歿之子家得此物  
考上文賈常乘安  
車駟馬云云則下  
文謂其子云云何  
待歿而後與以遷  
史考之乃徒字謂  
十日後遷別子或  
過他客處則以所  
携之物與之耳  
董份曰無久恩無  
字須挽上數見句  
讀言無見不鮮美  
之物以久恩我也  
按太史公連下  
深念二字而曲  
逆候所以計安  
國家者其可想  
見矣此正着精  
神處

而有所謂言詩林 卷九十七 仙宮齋

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廼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

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止義

日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

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

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時音可以家焉有五男廼

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金直千貫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

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

日汝一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

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

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隱

日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人鮮

美作食莫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

日新殺鮮也無久恩公為也恩惠也公賈自謂也言汝

諸子無久接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

夔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慮也陸生曰何念

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昭曰揣音初委反陸

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

曲逆秦時有三萬戶可謂極富資無欲矣然有憂

恐復業至此故稱也下 鄺生陸賈列傳 參來官載



余有丁曰生一言而定社稷

羅大經曰呂太后用事時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病免家居及其後卒使陳丞相周太尉相結以誅諸呂乃知其始之病免者非委之不可為已也為天下大計深謀遠慮相時而動庶有成功不然徒騁口辨以躁妄苟且為之其必敗天下之事矣曷取哉

按太史公以使南越事首尾陸賈傳蓋賈佐漢之功此最其所顯著者故置置云

茅坤曰朱建性本廉而義特其為辟陽侯畫策一著可恨

史記卷九十一 陸賈傳

念不過患諸呂少王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很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

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言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鼻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

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

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

曾丁曰：已平本

卷九十一 陸賈傳

參來官載



王鑿曰朱建何不引初誼卻辟陽侯之稅金豈其為母死無以葬而遂屈耶

稅漢書作稅似是說文出衣部

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索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白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賢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

王維楨曰平原君佯不救辟陽侯乃陰見孝惠幸臣求便宜安在其史稱為剛直也且母乃以母喪受稅之德哉

茅坤曰平勃等誅諸呂而辟陽侯於此獨得脫何也豈

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孺孝惠時有閔孺今總言閔籍孺設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日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其幸君君賢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陸賈列傳 一 陸賈官表



平原君從平勃關  
說曰呂后且崩而  
且案法訟誅之是  
所以汚濁宮闈故  
中止耶不然迎代  
王時辟陽侯亦嘗  
與謀故耶

按文帝惜平原  
之自殺而又官  
其子必有一說

歸有光曰其文類  
褚先生補入者  
茅坤曰當入前酈  
生傳而今乃以復  
出附平原君傳後

蓋太史公初本世  
所傳酈生書由高  
帝距項羽于鞏洛  
之間而以衣儒衣  
見及與平原君之  
子善乃得酈生本  
由高帝過高陽時  
見云云遂草次如  
此蓋其未定稿也  
誤見于此  
凌約言曰前言沛  
公倨洗見酈生此  
則言方洗見使者  
前言陳留令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此  
則言臣為足下殺  
之其間語意詳畧  
多不同此必有二  
聞故並紀之耳  
○詹惟修曰高祖  
以醉斷白蛇舞陽  
以卮酒解鴻門厄  
皆豐沛中氣習也  
酈生復請謁使更  
曰高陽酒徒遂動  
了舊家風味輟洗

史記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七

十一

修文館藏

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  
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  
重得其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  
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  
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  
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  
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  
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  
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  
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  
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

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  
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  
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沛公曰為  
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  
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  
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  
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  
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  
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  
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  
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延客也宜哉

增詹惟修曰此東坡所謂怒而激之也

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

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趨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楊維禎曰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為設計計下陳留下峽關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

終身不狂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具哉

黃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即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君宜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迺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辨說歟朱建以毋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



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終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

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

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

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杠里擊

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也

從攻安陽正義曰後

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

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斬首十二級

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

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

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子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

柯維騏曰傳寬斬歛戰功多而蒯成侯功少此傳叙傳連用屬字叙靳功連用別字及破之字文體變化與樊鄼滕灌相類非太史公不能作也漢書仍其文少所刪潤說者乃謂此傳原缺豈後人採漢書補之耶

茅坤曰傳靳以下俱禪將凡次戰功必繫以從字為案

楊慎曰此叙戰功處與曹相國世家并樊鄼滕灌列傳

同一凡例

王維禎曰看太史傳傳靳諸將可見高帝賞功臣最急



交縣二十里。雕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陰故城是也。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率斬騎將一人。敖下。倉之下。敖益食邑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秘監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正義曰按為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齊王韓信相。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

贈表黃曰剖符世世勿絕此一句見太史公文字波瀾處便增許多光彩若只云因齊地封為陽陵侯便不佳請人文字須從此處勘破乃所謂春色一點者

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求俱反。曹曰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西州縣也。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侯。一作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一人。張晏曰騎長一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

王維楨曰此傳敘事甚有法。凌約言曰此與類陰同起中消其戰功若絕餉道破項冠取韓信并將等皆同故所將卒斬身生得別擊等眼目亦同。按此傳叙戰功以數計末仍以數總之此又一格。

會丁巳巳平木。卷九十一。傳勒蒯成列傳。二。參來官表。



光緒曰身得云者以別於將卒所得也此傳凡日身得者二日所將卒得者二叙事并井有條所以為實錄

增袁黃曰太史公此傳只着他叙所得若干人或各若

干人就見筆力令今人叙戰功如三尺童子作老人相終不自然

光緒曰身得江陵王一句足矣仍如生致之三字便快人耳生得其王比司馬以下者不同故獨詳

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率

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擊邢說軍菑南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邢

姓說名菑田音災今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

十二人降吏率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

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

軍朝歌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作趙賁破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破

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

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

二人候四人降吏率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

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子血康曰將兵郡守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

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

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

下今兗州畧地東至繒邳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

日今繒城在沂州承縣下南至蘄竹邑索隱曰邳泗水縣邳縣屬海州邑名蘄在

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

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

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

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



按此總最戰功

光緒曰按外史周繆少時有智慧容貌甚美給事蕭何家何甚愛之會高祖至蕭何第見而悅之以為舍人出入令驂乘嘗夢

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做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做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率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荆成侯繆者服虔曰荆音菅荆之荆○索隱曰姓周名繆音薛荆者鄉名案二答云荆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荆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荆音舒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

從高祖逐一豕豕騰傷繆驚覺告高祖高祖曰此夢耳會上欲擊陳豨繆當從因解所夢以為豨字從豕遂稱病不往因勸高祖勿行高祖以為愛我寵異倍於他日

茅瓚曰此傳雖簡短至叙無離上心與涕泣留行處忠愛藹然

功臣年表無武侯二字漢書表亦同  
光緒曰太史公贊中所謂操心堅正從終無離上心句得來

王維楨曰語近婦人矣

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荆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荆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繆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荆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角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荆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以緹為分鴻溝以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緹為荆

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荆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



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貞侯一作卓子昌

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縲子應為鄆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蘇

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至元鼎三年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一

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

縲操心堅正索隱曰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

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然可謂篤厚君

子矣一作此

無高字又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

本此日從高祖

入美  
王孫曰曰謂世  
望五賢  
贊中謂謂樂  
大謂曰太史公  
亦同  
歸有光曰傳蒯傳  
不類補者

光緒曰傳寬斬歙一從五大夫騎將起即有功一從中涓起即有功終未嘗敗北故太史公以為天授周縲乍利乍不利然終無離上心故太史公以為操心堅正  
劉辰翁曰以傷心語著愛不得不混褒之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終

曾丁史已平木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五 田中篤實 同校 關 利器 參 來 館 藏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遮車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

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

與之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

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

王世貞曰：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凡都會然也，謂長安也。

唐順之曰：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敘事耳。

註一人推之，漢書蘇注作二人，挽之，三人推之。

黃震曰：按劉敬脫輓輅，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

褐，衣褐見此，其質直不狗流俗，已可覘其胷中之所挾

持者矣。勸都長安，逆規虜情，皆磊落

出人意表，惟結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遺萬世之弊耳。



難乎秦何以二世  
謂洛陽以易乎周  
何以七百故四海  
而朝宗京可無版  
築矣四海而土崩  
金湯晚矣

楊慎曰南宮邊子  
云昔周成王之上  
居成周也其命龜  
曰予一人兼有天  
下辟就百姓敢無  
中乎使予有罪  
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聖教之說本  
此唐順之曰輓輅子

地言史言言本  
卷九十九

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潒城是也說文云郟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并外家也毛萇云郟姜嫄國堯見天因郟而生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故因封於郟也

居函太王以狄伐故去函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

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

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

孤竹國在平州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

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鄩

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

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

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眾

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

有許大見識

邵寶曰周公之卜  
洛以中不以險亦  
不以不險孟子曰  
固國不以山谿之  
險以險者非也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以不險者非  
也

今下漢書無周  
字

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

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

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

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

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

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

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

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

曾丁中已平水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二  
修來官裁



呂祖謙曰、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蓋豐鎬本文武之西周、而秦竊據之耳、

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張晏曰、肱、喉嚨也、○索隱曰、搯音厄、肱音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

董份曰、書即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

何孟春曰、韓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勤高祖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漢書張註春下無為字、謀作勸

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言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漬、齒、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



增言史言言本 卷九十九 三十一 修身舍痛

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二

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敘反械繫敬

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

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

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

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

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

康海曰以高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顧情雖劉敬獻忠反遭械繫然向之所遣使十輩特知有所不極耳帝不度其才而遣之固已非矣又皆處之極刑寬仁愛人之資獨敵于此耶

曰不敢與大父抗禮亦謬矣

王維楨曰劉敬說漢都關中定萬世之安是矣徒關東強宗名家實塞又其智也獨啓和親之端為萬世恥可恨耳  
董份曰其言似善策然據敬所云殺父妻羣母則又何有于大父哉使當時即是而論則不待折以辭而自窮矣  
余有丁曰敬創此說其卑中國而為後世禍不淺

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

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

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

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為子壻歿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賚

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

冒丁也平水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修身舍痛



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

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

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

南。舊立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

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

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

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具又自相忤。故知說士不足憑。唐順之曰：備胡都關中。兩事結索在此。

按傳內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大事也。

太史公只叙此四事而敬之功業自見矣。

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

按二世雖暴虐。通已臣事之矣。鼠竊之對與指鹿何異。太史公首次此而通之。希世取容可樂見矣。

十餘萬口。不載敬所終。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徙也。此時所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

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

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

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

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

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

置。



董份曰守尉捕論之說可資大嘆蓋滑稽之甚者也國事至此昏極矣

漢書諸下有生字

按此專寫叔孫通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

茅坤曰數字轉折間叔孫梗槩可見張之象曰二世暴虐將軍馮劫等進諫而下吏自殺叔孫通諛言承順乃得脫虎口利害不同如此但人臣事君當致其身寧為馮劫而死無為叔通而生也

王維楨曰叔孫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稱為聖人先言此後言彼文有賈串

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稱賈達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

短衣楚製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

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

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音滑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鬪

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張晏曰搃卷也瓚曰拔取日搃楚辭曰朝搃阨

之木蘭○索隱曰搃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搃許慎云搃取也王逸云阨山名又案埤蒼云

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

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

書音義曰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其尊漢王為皇

稷嗣邑名

曾丁史記平本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六 參來館藏



邵寶曰兩生之言尚矣禮與其興也寧廢乎禮廢於繁難而興於簡易周之文漢尚不能行矣殷之質夏之忠何往不可哉苟簡且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也不以前易量室而以尊重途君故秦儀是秦苛既除而驕復蹈之此通之罪也

董份曰叔孫通雖陋然兩生言亦未究其本也夫天下

及其成功耳若必待百年而後議則百年之前所為治者何事哉但言叔孫非其人則得矣王維楨曰敘兩生不行語亦因以著叔孫人品耳

劉辰翁曰此與美人習兵法無異漢書如註纂位下有尊卑之次也五字

隸無習義當作肄漢書作肄

按師古云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茅坤曰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畧皆秦

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親費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蕞為習日隸處蕞謂以茅前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蕞又纂文云蕞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

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隸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先平明謁者



故尊君抑臣之舊也。而三代以前其上下同體處消歇矣。此可見為國以禮直自有本。漢書註下趨作謂致作為。

增言史言言本 卷九十九

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

張旗志。徐廣曰：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

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依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

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

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

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

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

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

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

黃震曰：按叔孫通所事且十王皆面

董份曰：陳次歷歷雖未嘗至闕廷者亦可以想漢儀矣

增言史言言本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八 參來官職



諛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度如意可攘太子位又安知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為儒非妻敬比矣  
茅坤曰叔孫通一生賴有此著  
王維楨曰諫正易太子及議立原廟所謂大直若誑道固委蛇也  
茅坤曰叔孫雖希世取容然覽諫易太子數語凜凜然有正氣

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高帝曰公罷矣吾直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高寢漢書作高帝寢

按師古云諸說皆非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為之  
董份曰叔孫通所謂逢君之過者使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



人王惡開憚政通實啓之

茅坤曰按此亦其文王之過希世餘波處  
王維植曰叔孫生獻果以飾出游何哉

柯維騏曰老子洪德篇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後漢荀爽曰首隱居卒就董卓之辟而欲有爲子其間故

范曄作傳亦援太史公語爲贊云

增言史言言本

卷九十九

九

仙史書

過也左傳云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

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

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

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

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高誘云進含桃也鷲鳥所含願陛下出因取櫻桃

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亦不載通所終

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

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

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

宗大直若誄音屈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夏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縣絕陳書皇帝始賢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丘濬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觀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鳥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

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

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亾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

世噫可恨也夫

增范醇敬擬魯兩生答叔孫書云今天子恢皇網廓帝紘將興禮樂之觀以潤色太

平詒謀奕世甚盛舉也足下幸得啣至尊之命招納豪俊創制立經自謂勲名於世

增丁史已平本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參求官裁



無兩矣而猥微及僕兩人者豈以僕兩人  
 居先聖之邦世習其儀進而使參一議乎  
 夫斟酌先王之典以經世範俗僕之素心  
 也依日月之末光以聲施竹帛僕之所大  
 願也然而於義有所不可則固不能貶道  
 委蛇以干世好敢布其款款之愚於足下  
 竊怪足下壹何舉先王所以經緯天地者  
 而易言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大  
 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是故王者功  
 成然後作樂治定然後制禮其功大者其  
 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周自后稷至於文  
 王世布醇德以沐其民自黎阮之未警而  
 民已稱咸和矣武王一秉白旄以定天下  
 當斯時也馬散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散  
 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強而藏之府庫  
 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  
 樂之制必待嗣王而後定其經緯創立若  
 斯之難也大漢提三尺劍誅秦鋤項以成  
 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今哭泣之聲未  
 絕傷痍者未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在  
 嬴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值夏商之後典章  
 故未毀也周公特潤飾之而猶然不易今

暴秦之所湮滅者何如而足下欲以一且  
 更定之僕竊以為不自度也僕觀足下非  
 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  
 臣酒酣擊柱無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  
 好博寵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從也足  
 下之諛以取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  
 卒時謾稱人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為  
 馬寧異乎今真主起而雲附可矣變服短  
 衣何辱也此輓輅子之所羞而足下忍為  
 之足下安所為禮本哉而猥自託於有司  
 者之所治以治世僕故以為足下未可與  
 言禮也漢德方隆始假之歲月以和洽其  
 民後當有王佐之才起而修明古禮以致  
 國於三代之盛足下不宜師心自用因陋  
 就簡使古先聖王天秩之典漸滅自漢且  
 以一代經國之業而猥出於希世取寵之  
 人又竊為大漢羞之也僕雖不肖酷嗜先  
 聖之道義所不適有岩栖穴隱以死耳安  
 能以身之察察而蒙世之汶汶乎古人云  
 吾寧曳尾於泥中足下將貪廟犧之錦往  
 矣其母以并覆我僕聞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僕不得以禮治天下聊以攝吾身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田中篤實  
義時同校  
舍痛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終

田中篤實  
義時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粵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

為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

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

剽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

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

唐順之曰逐段敘段多有結

茅坤曰季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因傳其任俠遂畧之

劉辰翁曰此周氏奇甚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獨聞

註為柳漢書服註作為廣柳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



按并與其家僮賣之古人用心深厚如此

按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董份曰古之俠者不獨制貴勢之人雖入主亦欲制之觀朱家數言誠大俠也至引子胥事嗚甚矣

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娶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并與其家僮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輶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見汝陰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  
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

按兩心知字一  
意皆史氏揣摩之言  
待漢書作待

王鏊曰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此等處  
程一枝曰季布摧剛為柔乃子長妙心所發言外有別

李廷機曰面欺面諛善描寫其情

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



狀處

按師古云既引見而罷今還郡也

倪思曰進退如此本難自言氣勁詞直足戒千古寫至

默慙良久忽得一語佳處正在特字君臣真態于此可見

註來漢書孟註作宋

王九思曰季布為曹丘生所收只是耳一好譽乃隨其計費衣曰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其剛直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勝等起于今創夷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

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

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

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

因酒縱性謂之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

使酒即酣酒也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

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

省而文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

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

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上默慙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

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

以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資也與通勢

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

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

事資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與竇長

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

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

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

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

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

曾丁史記平本卷一百一十五季布欒布列傳三



知矣曹丘生數招  
權顧金錢事貴人  
趙談等與實長君  
善布以書諫長君  
使勿與通其始固  
亦善矣及曹丘來  
見進諂辭以悅之  
謂其得聲梁楚間  
欲游揚其名于天  
下其姦佞取媚亦  
循所以待趙談實  
長君耳為布者當  
罵而勿與通如袁  
盎之絕富人可也  
顧乃大悅引為上  
客布至此何謬哉  
○余有丁曰以下  
數語連用十丁公  
字  
董份曰叙丁公事  
以見季布忠字項  
王且明高祖賞不  
記仇罰不私德布  
以榮丁以殺又為  
忠不忠之戒  
茅坤曰附丁公只

因高帝不殺季布  
上帶出來  
張之象曰季布之  
忠雖有怨而必用  
丁公之不忠雖有  
德而必斬書附于  
此見高帝善用賞  
罰也  
按季布重諾彙  
布輕歎非為氣  
任俠者不能故  
同傳  
漢書註保備間  
有保字

增言史言言本

卷一百

作不舎非

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  
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  
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  
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歿嘗殺人亡之吳從袁  
絲匿索隱曰益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  
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舉各見上不敢  
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  
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  
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質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  
家作保傭也可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  
存信故謂之保

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  
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  
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  
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  
已而臧荼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

增丁史記平本

卷一百

李布樂布列傳

四

修來官載



張之象曰往時彭越有贖布之德越之死布祠而哭之趣湯如歸士為知己者死固所甘心也

按師古云提舉也舉而欲投之于湯也

徙漢書作徒屬下句讀

唐順之曰越今既與漢矣乃換一而字又有輕重如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留侯世家 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

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徐廣曰趣音促亨音普音反謂疾令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向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

倪思曰布明越功罪無一語不肯榮足以折帝之氣而服其心遂不果殺劉辰翁曰此語感動千古真能言也按布廼稱以下是大史公借布自言與其生平以結前案吳軍漢書作吳楚

董份曰此替妙甚前既言重成之為得矣却又稱樂布不重其成為烈士彼以為貴處死也茅坤曰太史公極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賢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夢子貴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獲典軍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日覆駟案子孟康曰履履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履而下云舉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履之與履者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留侯世家 卷一百一十四 季布樂布列傳 五 修林官藏



苦心處都是描寫自家一片胸臆。陳仁子曰：一則不輕死，一則不顧死。要皆畧有見於義者，而遷且謂賤妾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  
凌約言曰：太史公于九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置。豈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史記評林卷一百

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

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

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

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復一作

難處死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

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

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

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

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

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終

史記評林 卷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

田中篤實 同校 岩波滿美 六 參本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卷一百一  
六  
何舍痛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系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

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

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

在。如淳曰人主在時，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而不行其政令。

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止。呂后崩，大

朱豈曰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擊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文帝及視表益為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其後係清室諸公莫敢為言惟盎明絳侯無罪誼固不懷前怨盎亦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按主在二句只是形容與國同休戚意

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 一 終末官藏



茅坤曰看他兩及字與上弗用上弗聽多是文中轉折措置處

王鏊曰古人之誼每如是

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  
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丞相益莊嚴也丞相益  
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  
廷毀我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  
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  
獄也若古刑於刑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  
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益結交淮  
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  
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上益橫及棘浦  
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上淮南王徵上

茅坤曰日上弗用上弗聽為下文悔不用公言張本是文中點綴處

楊慎曰謂有高行不足毀名正是蠱人主心術比于俳優解溫  
凌約言曰太史公叙高世之行三各引古人証一以曾參一以黃直一以許由而曰過曾參遠曰過許由四曰雖貴育不及陛下文法整齊中不整

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  
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歿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歿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  
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  
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  
上曰吾高世行二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  
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



齊此伸縮之妙

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贊曰大臣共誅諸

測也。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貴夏育皆古勇者也。索

隱曰尸子云孟貴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殺貴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冉南

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

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歿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

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

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怏

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常害袁盎袁盎患

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

凌約言曰先以引大體怏慨提起後緊接諫帝下趙同諫帝馳峻阪諫帝却慎夫人坐歷歷証之皆根引大體怏慨一句來

乘輿車騎從者說盜曰徐廣曰說君與關廷辱之

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刃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

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

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百金

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

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

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

劉夢松曰表絲諫趙談駟乘偉矣然諫則是而諫之心則非也夫人臣事君不蓄私忿不懷舊怨蓋之惡談其故乃由於素不相能懼同子近幸日夜譖毀暴其過短計無所出乃用兄之子種謀當衆廷辱之使其潛不行意此所謂因忠以求名乘私以快忿者也軫施於儀之計也非所以行於君也雖趙談以娥媚幸由星贊顯非有曹相國之賢羊舌赤之才即去之無害而益之心則固內深而非引義矣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

按師古云。卻。謂退而卑之也。

王應麟曰。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也。

勦一作斤。漢書同。

董份曰。以文帝之賢。當其時直諫。尚不得久居中。况末世乎。

按母何言更無餘事也。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義難通。

按袁盎諫趙同。駢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士善。

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閔。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

續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 四 參林館藏



言也實則愧其  
輕也蓋平生狹  
詐率此類也

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  
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  
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  
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  
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

茅坤曰錯之欲治  
蓋以反也所謂先  
自行陰賊以陷人  
宜其禍不旋踵陰  
符家之驗章章矣

御史大夫有兩丞  
丞史丞相史也

文與吳王傳同

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

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安知計謀丞史曰事

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

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宐有謀如淳曰盎

有奸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

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

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

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

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

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

徐中行曰獨急  
斬錯以謝吳所以  
報其欲請治盎宜  
知計謀之意也



劉辰翁曰有從史  
又有不心刺之客  
何奇士之多也惜  
史逸其名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  
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  
日。婢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也。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  
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  
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  
饑渴。飲酒醉。西南風。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  
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  
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  
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

按師古云分北且  
一時各去也

劉辰翁曰皆史記  
草創之妙又增劇  
孟無故生問益甚  
高。張之象曰平原君  
尚不知毛薛二公  
安陵富人安能知  
劇孟

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  
也。言自隱。碎我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  
親不擬。遇禍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  
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不欲杖步行七  
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遂  
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  
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關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  
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



倪思曰子長只是借他人寫出曾次間事

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

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

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人為辭，天下所望者獨

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

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

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

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

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與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

外。

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類曰：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培

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

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

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

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

錯為人峭直刻深。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也。峭，音七笑反。孝

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

徵之。已平本。

袁盎鼂錯列傳

董份曰：梁刺盜天使報錯也。孟子言非自殺之一間耳。

按應劭云：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按師古云：峭與峭同，謂峻陔也。



按錯初為太子舍人又為門大夫又為太子家令

身坤曰孝文不聽由覽見錯之本未出申韓

受之太常遷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之老不能行遷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

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還因上便宜事以書

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

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

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

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索隱曰墻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

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

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

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墻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

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

丞相遂發病歿錯以此愈賫遷為御史大夫請諸

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

便請削之上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穎川

劉辰翁曰削地非始錯議也自賈生痛哭袁盎諫淮南意者漢廷諸臣无不知當削特畏禍及已偷安且夕耳錯為文帝家令時即以爲言至是請削之蓋忠臣用心

雖愚亦知安劉不得爾則其子忠也非誤劉氏也

袁盎冤錯列傳



董份曰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歸有光曰漢書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難用削地為罪也

茅坤曰有鄧公一段見錯功罪纒發明

按錯削直深刻本學申商刑名

來而且素蒙寵幸極隆所以益肆其志而卒受禍也

茅坤曰景帝聞鄧公言固已恨袁盎輩所為讒殺見錯矣而不聞其下誅盎豈帝已過而特匿之耶

按錯既死賴鄧公白其冤故以鄧公結案

程一枝曰袁盎巧言小人子長豈不知其鮮仁哉而曰仁心為質蓋指其

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謹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歿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歿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歿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歿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

言也索隱曰噤不音其錦反又音其禁示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

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

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

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



能救絳侯而自傷也

余有丁曰不急匡救二句最中錯病益之詭錯實召之趙恒曰仁心為質引義陳慨乃由傳會而然非真君子也故以好聲治賢敗擅權變更報怨行私徑徑小人也本傳所謂峭直刻深故以變古亂常亂常公二人同傳以吳楚之議為重一好名而敗以名一好權而敗以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

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

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

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灰則亾豈錯等

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王甲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勲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謂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

袁盎鼂錯列傳

田中篤實 同校



增言史言言水  
卷一百一  
十一  
作列舍瘧

史記卷之六十一

不遂好登於賢竟以名敗歸錯為家令時數言事

不用後指權多所變史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

以口譽諍曰變古亂常不效則凶豈錯等

謂邪

宗隱曰袁盎公直有變性會推

多

入于阿容者不辭也

宜其好以公氣吹也

量其好因又中米之益益在法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困之為缺回也書其出九其變

以善因中深恩恩非為也



